

主編 王雲五

特

號

你往何處去

下冊

顯克微支著
本館編輯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顯克微支著
本館編審部譯

你往何處去 下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為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不難與時並進，遞增至數千種，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此則所殷望也。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特號因多載名著，爲存其真，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

第三篇

第一章

維尼胥命令幾個奴隸跟隨着他，立時就跳上馬，在那些黑暗的中間，穿過昂霄那些荒涼的街道，照着婁朗德的方向飛跑。他那沒帶帽子的頭顱躺到馬頸上；他止穿一件被衫前去，也不看他的面前，也不留神那些障礙物。

伊杜麥的牡馬，好像一隻箭的飛奔。馬蹄在鋪石上的聲音，這裏和那裏，把些狗喚醒。他們用他們的吠聲，來送那個像鬼魅的表現，以後就在月下狂嘯。那些跟着維尼胥後面奔馳的奴隸，在那些比較慢得多的馬上就隔離開了。他一個人穿過睡着的婁朗德，繞過阿爾德的旁邊，在那裏，在阿里西，在鮑畢拉，和在烏里諾，同樣的他曾安置的有驛馬。

在阿爾德那邊，他覺得北方印着紅色。這也或者是曉光，因為夜已完了。——這是七月。但是維尼胥不能自禁，發一個絕望和發狂的呼聲，因為他想着這

要是大火的光燄。他總記着黎西努的話：「那個城止算一個火燄的大洋。」並且有一會兒他覺着要發瘋，因為他救黎基一切的希望全失掉了，並且在羅馬變成灰燼以前，到了城門的希望，也都失掉。他的想像好像一種不祥的黑鳥羣飛到他的前面去了。他不知道火在那個區域起來的，但是他擬想那唐德衛同牠那些密接的房子，木材的堆集，和賣奴隸的輕脆屋子，應該起頭就被火焰所吞食。

好像一個電光，維尼胥忽然記憶起來虞瑞斯和他的偉大氣力，但是對於大火的破壞勢力，一個人或一個「長狄」能怎麼樣呢？從有些年起，人家傳說成千成百的奴隸，夢想斯巴達舉的時代，譯者注 Spartacus 是些背叛奴隸的首領爲帥二年於紀元七十二年被殺並且止要等着機會，就拿起兵器來反對他們的壓迫人和城市。眼看着這個機會到了。那個大火的光燄或者就照着殺戮和內亂。

維尼胥更猛烈的鞭擊他的馬；阿里西的白牆垣，當羅馬的半路上，趁着月

光，在他的面前閃爍。

過了阿里西路，從一個斗坡上去，地平線全隱住了。但是維尼胥知道到了頂巔，——阿爾巴諾在那後面，——他不但要看着鮑畢拉，和烏里諾，在那裏有馬等着，他也可以看着羅馬：在阿爾巴諾那邊，順着阿卜納路的旁邊，就是剛巴尼的平野。

他想着：『從那頂上我要看着火燄了。』並且重新鞭那個馬。

那個時候，黑夜對於曉日讓步了，並且在周圍一切的高處，有些玫瑰色和金色的反射，這是清晨初放的光明，人也可以把牠當作大火的光輝。維尼胥趕緊到了頂巔……那個時候，他看見了。

那個山谷由惟一的雲塊蓋着；在這塊低伏的雲彩肚裏，那些城，水道，房子，樹木，看不見了；甚麼全沒有，止有一種灰色和不動的烟，平闊漫布。在那烟的盡頭，那個城坐在牠的些小山上面燃燒。

但是那個大火，不像當一個建築物單獨燃燒的時候，成了一個火柱子的樣子。這寧可以說牠像一種長寬的火帶。在那頂上，有一層像城垣的烟氣：這裏是黑的，那裏是染着玫瑰色或血色，叢集，腫脹，濃厚，並且自行卷舒。這個火的寬邊子，同這個烟氣的城垣，把地平線封着，好像一個樹木的圍帶。人也看着不着那些小松山了。

在阿爾巴諾，差不多一切的人民，全在那些房頂上和樹上，去望羅馬。維尼胥過了那裏，又鎮靜了精神。在虞瑞斯和黎努斯以外，還有聖徒彼得照拂黎基。自從彼得爲他的愛情祝福，並且把黎基許他的時候，這個女人不能死亡到火燄裏邊。在到烏里諾以前，因爲路上有了阻礙，他不得已的慢一點跑。在那些步行的並且在背上負着衣服的人的旁邊，他看見些裝行李的馬，騾，小車，轎子。在這種喧噪的中間，很難得一種消息。維尼胥所問的人，一言不答，或者向着他舉起那驚駭瘋了的眼睛，說那個城是要完了，並且那世界也要同

完了，從羅馬時時匯集些男人，女人，小孩子的新羣，把那種混亂和擾攘，更加甚起來。

各種國籍的奴隸和劍師，已經起首搶劫人家，並且和那些保護居民的兵士衝突。

第一章

烏里諾，和牠那一切的亂雜，對於在那坐城裏面所經過的事情，止可以給一個不明了的小影。

甚麼東西，全不算了：也不計那法律的尊嚴，也不計那些公家職務的威信，也不計那家庭的約束，也不計那些階級的區別。有些奴隸毆擊公民；成羣的劍師在昂鮑廖姆偷出些酒，喝醉了，在那些十字路口上威嚇人，推擠那些基里特人，踐踏他們，剝掠他們。很多要被賣的野蠻人從他們的木屋子裏面逃走。他們覺得那個城的大火，表明奴隸制度的終了和報復的時期；並且當那

些有定居的人民，很失望的伸着胳膊向諸神乞救的時候，他們就去攻擊他們，把他們的囊橐搶空。這些由亞洲人，斐洲人，希臘人，突拉斯人，日耳曼人和布來達尼人所組成的民衆報復這許多年的奴視，並且用全世界的土話來發洩他們的怒氣。

維尼胥曉得現在應該照着烏里諾的方向轉回，離開阿卜諾路，在那個城的下流過河，並且到了海口路，就可以一直到唐德衛去。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手裏需要拿着劍來開路，至於維尼胥沒有兵器。

但是在水星泉附近，他看見一個百夫長領着幾十個禁衛軍，守衛着那個廟的圍牆過路。維尼胥就命令這個軍官來跟着他。這個百夫長認識他是保民官和隨從騎士，不敢拒絕他。

在許多諠諍以後，並且跳過些板箱，木桶，貴重器皿，廚房傢俱，牀榻，小車，手車的柵子，維尼胥和他那些禁衛軍才把那些喧噪離開了。從些逃人的口中，

他聽說唐德衛地方只有幾道小街，被火闖進，但是無疑義的無論甚麼不能逃脫那個暴烈的大火，因為有些人故意來蔓延牠，並且不許人家弄滅牠，說這是照着命令辦的。那個少年的保民官此後對於該撒命人焚毀羅馬的一件事，沒有一點疑惑了。

那樣他就順着海口路，直到唐德衛去。

唐德衛充滿了烟氣和羣衆，在那裏面開一條路是更艱難的，因為那些人有的時候比較多一點，他們就要拿去並救出來更多的東西。跟隨維尼胥的那些禁衛軍，留到後面去了。在這種混亂裏面，他的馬，頭上被錘子打了一下，受了傷，前足立起，不聽號令。人家從他那富麗的被衫認識他是一個隨從騎士，立時喊聲大振：「治死了奈龍和他那些放火人！」幾百條胳膊全向着維尼胥伸起，來脅迫他。但是他那害怕的馬，踐踏開這些攻擊人，把他駝到更遠的地方。維尼胥看着不能同他的馬過去，就下到地面上。他跑。他溜着牆根，

並且有幾次等那成羣的逃人過到他前面去。他想着他這種盡力是迷幻的。黎基或者不在那坐城裏面，逃出去了；在大海邊上找着一根針比在這種亂雜裏面找着那個少女還容易些。但是就是拼命他也要到黎努斯的房子那裏。他時時停着並且揉他的眼睛；他撕開他那被衫的下垂，蓋着他的鼻子和嘴，重往前跑。他愈近那個河邊，熱氣愈覺得可怕。

維尼胥想起來黎努斯房子的外面有一個花園圍着，在那花園後面，底布河邊上，有一塊不很大的空地，沒有建築物。想到這裏，他又有了勇氣。那些火燄可以在那空地前面止住。帶着這種希望，雖然每一陣風不但帶來烟氣，並且有成千火星，可以把火帶到小街的那頭，並且可以截斷他的歸路，他還是向前跑。

縱然如此，他歸結穿過一層烟幕，看見了黎努斯那花園的側柏。在那塊亂地後面的那些房子，已經起了燄，好像一堆木頭，但是黎努斯的小孤島還沒

動着。維尼胥的目光對着上天感謝，並且，雖然那空氣也起頭來燒他，他向着那門跳去。那門是半開的：他把牠推開，跑進裏面去。

在那個小園裏面，沒有生活的人類，並且那個房子好像全荒涼起來。

「黎基！黎基！」

一種寂靜。在這種寂寥裏面，止聽着那個大火遠遠的吼聲。

「黎基！」

維尼胥跑進那屋子裏面。那個小內院很荒涼。他用手來找那個通着寢室的門。瞧見一盞燈動搖的微燄，並且走進去看見那家神的房子裏面，有一個十字架來代那些神：在這個十字架底下，點着一支蠟燭。一個思想帶着電火的速度，從那個少年新基督教徒的腦筋經過：那個十字架送給他這個光明，可以幫助他找着黎基。那麼他拿着那個蠟燭，跑到那些寢室。在頭一間裏面，他打開戶帳，並且用蠟燭照着細看。

那裏也沒有一個人。但是維尼胥確信他找着黎基的寢室了，因為在牆上插的那些釘子上面，掛着她的些衣裳，並且在牀上放着裹肚和婦人所穿的可體衫子。維尼胥拿起那個裹肚，把他的嘴脣放在那頂上，並且把牠扔在他的臂上，接着向更遠的地方找尋。那所房子很小，很快的看遍一切的房間，以至於那些地窖子。到處沒一個人。黎基，黎努斯和虞瑞斯應該同那個區域的居民一樣，從奔逃上找他們的安寧。維尼胥想着：「應該在該個人羣裏面，在那些城門外面來找他們。」

那最後的時候到了。他不得已來想他自己的安寧。因為火燄的波浪，從那個島上來逼近了，並且烟氣的漩渦差不多全塞着那個小街了。一個氣流吹滅了他在那所房子裏面所用的蠟燭。維尼胥趕緊到街上，並且開始盡他的氣力向那海口路，照着他來的方向跑。那些火燄彷彿要追他，時而用烟雲來圍繞着他，時而用墜在他那頭髮上，頸項上，衣裳上的火星覆蓋着他。他的被

衫有好幾處慢慢的燃燒起來，但是他並不留神那個，並且恐怕呼吸被閉，接續着跑。在他的嘴裏面，有了烟和烟煤的氣味；他的咽喉和肺葉好像燃着。血在他的頭顱上面交注，以至於有時候他覺得甚麼東西全是紅的，就那烟也是紅的。那麼他想：『這火是奔馳的，不如隨便跌倒和死了罷！』那種奔馳使他疲乏了。他的頭顱，頸項和胳膊漲溢了汗，這汗彷彿滾水一般來燒他。如果沒有黎基的名字在思想裏面反復念維，如果沒有他用蓋嘴的那個裹肚，他要跌倒了。他認不出來他在那一條小街上。

他跑的好像一個醉漢，從街這邊蹣跚到那邊，……

一塊雲彩罩着那條街的出路。他想：『如果這是烟氣，我要過不去了。』他儘着他所賸下的氣力飛跑。在路上他扔掉起頭燒他的被衫，赤身的跑，在他的頭上，嘴上，止賸下黎基的裹肚。到了較近的地方，他認出來他剛纔當作烟氣的是像雲彩的塵土。有些人類的聲音和喊叫從那裏面出來。

他想：『劣等的人民劫掠那些人家。』

但是他還照着那些聲音的方向跑。無論怎麼說在那裏總算有人，他們可以來救他。帶着這種希望，他盡他所有的氣力來喊叫。但是這就是他最後的用力：那個紅幔子在他的眼前更紅了，他的肺葉裏面沒有空氣了。他就跌倒。縱然這樣，人家聽見他了，或者更可以說看見他了。有兩個人帶着些成葫蘆的水，跑過來。維尼胥用兩手捉着一個，喝了一半。

他說：多謝，「你們把我扶起來，我要獨自一個往更遠處去。」

別的一個作工人在他的頭上洒些水，並且他兩個把他向他們的同伴抬去。大家圍着他，問他受了太重的傷沒有。這樣的小心使維尼胥驚駭。

他問：「那麼你們是誰呢？」

一個作工人回答：「我們毀那些房子，使那火燄不至於到海口路。」

「你們救出我了。我多謝你們。」

有些聲音分辨說：人都應該幫助他附近的人。

那麼維尼胥從早晨止看着些酷暴的人羣毆擊和劫掠，現在他小心的看那些周圍他的面孔，並且說：

「你們應該被……基督的酬報。」

一切的聲音像合唱一般的喊叫：對於他那名字的榮光！

「黎努斯呢……」

但是他聽不着答辭，因為他的氣力衰耗盡了，失了知覺。當他甦醒過來的時候，他是在穀德當田中一個花園裏面，由些女人和男人圍起。他頭些句所能問的話就是：

「黎努斯在甚麼地方呢？」

起首沒有答辭；以後維尼胥所認識的一個聲音說：

「他在諾莽旦門外，他到歐里亞諾去……有兩天了……希望你得和平，